



---

第七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75(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  
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食物权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交食物权特别报告员迈克尔·法赫里根据大会第 [75/179](#)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 [A/76/150](#)。



## 食物权特别报告员迈克尔·法赫里的临时报告

### 摘要

食物权特别报告员在其以粮食体系为重点的报告中指出，尽管 2021 年粮食体系峰会提升了有关粮食体系改革的公共讨论，但对世界粮食体系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私营部门的推动下，峰会采用的多利益攸关方办法未达到多边包容性，导致一些国家被边缘化。与以往做法不同的是，峰会进程没有为社区和民间社会参与提供自主和有意义的空间，有可能让对峰会成功至关重要的群体掉队。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警告说，不要根据峰会成果建立新的治理形式，并为通过人权框架评估各项成果建议一系列问题。

## 一. 引言

1. 秘书长在 2019 年 10 月 16 日世界粮食日宣布，他将于 2021 年召开粮食体系峰会。<sup>1</sup> 当时秘书长几乎不知道，在他作出这一宣布数月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 将出现并袭击世界。大多数政府和企业未能做出足够快的反应，将各地人民推入一场关爱危机。<sup>2</sup> 更具体而言，一些基本食品工人和生产者被当作消耗品，被迫在危及其健康和生命的条件下工作。<sup>3</sup>

2. 特别报告员在其前两份报告中跟踪了这一大流行病和随之而来的粮食危机。<sup>4</sup> 在本报告中，他对 2021 年 7 月 26 日至 28 日在罗马举行的粮食体系峰会前不久对迄今为止的粮食体系峰会进程进行了评估。峰会定于 2021 年 9 月在纽约举行，但尚未宣布最后日期。

3. 作为粮食体系峰会统筹小组和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咨询小组的成员，特别报告员拥有独特的地位。由于他的任务范围，他一直都对峰会内部和周围的主要对话和辩论知情，有时还是核心。特别报告员还呼吁提供投入，<sup>5</sup> 并对峰会统筹小组进行调查。因此，本报告基于同会员国、联合国机构、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代表、学术界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的数十次正式和非正式协商以及收到的资料和报告。

4. 虽然粮食体系峰会侧重于探索解决办法，但未对世界粮食体系面临的问题给出自洽的解释，也未讨论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对食物权的影响。峰会进程忽略了涉及两个基本领域的建议：公司权力和贸易政策。本报告首先解释了世界粮食体系如何及因何损害人权、加剧不平等、威胁生物多样性并促使气候变化。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重点阐述了粮食体系中公司权力的崛起，以及使公司权力得以空前扩张的法律规则、制度和决定。特别报告员在向大会提交的第一份报告的基础上，<sup>6</sup> 解释了贸易如何成为全球粮食治理的一个关键因素，并就关注地域市场如何能够制定食物权贸易议程提供了指导。

---

<sup>1</sup> 见 <https://news.un.org/en/story/2019/10/1049361>。

<sup>2</sup> 见 [www.csm4cfs.org/wp-content/uploads/2020/10/NEW\\_Gender-COVID-19-and-Food-Systems-October-2020\\_compressed.pdf](http://www.csm4cfs.org/wp-content/uploads/2020/10/NEW_Gender-COVID-19-and-Food-Systems-October-2020_compressed.pdf)。

<sup>3</sup> 见民间社会和土著人民机制全球粮食治理工作组，“来自当地的声音：从 COVID-19 到我们粮食体系的根本性转变”（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2020 年 10 月）。

<sup>4</sup> [A/75/219](#)；[A/HRC/46/33](#)。

<sup>5</sup> 见 [www.ohchr.org/EN/Issues/Food/Pages/cfi-food-systems.aspx](http://www.ohchr.org/EN/Issues/Food/Pages/cfi-food-systems.aspx)。

<sup>6</sup> [A/75/219](#)。

## 二. 粮食体系科学和政策

### A. 2019 冠状病毒病和全球粮食危机

5. 虽然已开发有效的 COVID-19 疫苗，但一直在歧视性的基础分发疫苗，主要惠及富国和知识产权持有人。<sup>7</sup> 这锁定了会员国内部和会员国之间的不平等模式。<sup>8</sup>

6. 当前粮食危机是国际问题。它不仅影响了粮食可供性和可获性，而且还影响了一系列其他权利，包括工作权、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健康和社会保障。即使在当前大流行病之前，世界在充分实现食物权方面就已经落后，现在情况更糟。如果统计数字可提供任何指导，2020 年无法获得足够食物的人数增加了 3.2 亿，达到 24 亿，几乎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一增幅相当于前五年的总和。2020 年约 7.2 亿至 8.11 亿人面临饥饿，每年增加 7 000 万至 1.61 亿人。到 2030 年，大约 6.6 亿人可能仍面临饥饿，部分原因是这场大流行病对粮食安全造成持久影响，特别是因为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sup>9</sup> 今天，43 个国家的 4 100 万人面临饥荒风险，高于 2019 年的 2 700 万人。<sup>10</sup> 此外，保持身体距离和行动限制削弱了供应链；这也造成正规和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大量失业，限制了大多数人的粮食供应，特别是最贫困家庭。预计 2022 年全球失业人数将达到 2.05 亿，大大超过 2019 年 1.87 亿的水平。<sup>11</sup> 在连续 12 个月上涨后，2020 年 5 月，全球粮食价格飙升至十年来的最高水平。<sup>12</sup>

7. 冲突、气候多变和极端情况以及经济放缓和衰退扩大了世界粮食体系中现有的不平等现象。特定群体，包括粮食生产者和工人、妇女和儿童，首当其冲受到这一大流行病对人权的影响。

8. 世界上大多数粮食生产者都是小规模劳作，这场疫情对他们造成沉重打击，<sup>13</sup> 因为限制他们进入自己的地域，进入市场出售粮食或购买物资和设备的渠道也受

<sup>7</sup>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7156&LangID=E](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7156&LangID=E)。

<sup>8</sup> 见 [www.who.int/news/item/01-06-2021-new-50-billion-health-trade-and-finance-roadmap-to-end-the-pandemic-and-secure-a-global-recovery](http://www.who.int/news/item/01-06-2021-new-50-billion-health-trade-and-finance-roadmap-to-end-the-pandemic-and-secure-a-global-recovery)。

<sup>9</sup>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2021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罗马，粮农组织，2021 年)。

<sup>10</sup> 见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1/06/1094472>。

<sup>11</sup>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1 年趋势》(日内瓦，2021 年)，第 13 页。

<sup>12</sup> 见 [www.fao.org/news/story/en/item/1403339/icode/](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1403339/icode/)。

<sup>13</sup> 见粮农组织，《2020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可持续性在行动》(粮农组织，罗马，2020 年)；Sarah K. Lowder, Marco V. Sánchez and Raffaele Bertini, “Which farms feed the world and has farmland become more concentrated? World Development, vol. 142 (2021), 105455。”

到干扰。<sup>14</sup> 甚至在 COVID-19 之前，粮食和农业工人的工作贫困和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就最高；而政府和企业对疫情缺乏协调应对，使全球形势更糟。<sup>15</sup>

9. 妇女可能首先挨饿，同时也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她们在非正规工人或小农业生产者中占很大比例，这些人受 COVID-19 经济冲击波的打击最严重。此外，妇女在土地和牲畜所有权以及薪酬方面经常面临歧视。近几个月来，由于疾病和学校停课，妇女的有偿和无偿照护工作急剧增加。<sup>16</sup>

10. 在发生疫情的一年过去里，世界各地童工增至 1.6 亿，这是 20 年来第一次增加。令人关切的是，很快还会有数百万人被迫工作。大多数童工集中在占全球总数 70% 的农业部门。<sup>17</sup> 对儿童权利的侵犯源于以下事实：家庭非常贫困，以至于他们被迫让子女工作，或为子女提供不当饮食，导致他们发育不良或肥胖。人们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工作条件不利于他们的健康和​​安全，人们的工资低于基本生活工资，而且他们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换言之，儿童权利日益受到侵犯，因为基本制度对所有工人都不公平。如果我们通过全年普及学校膳食来实现儿童食物权，这并未解决童工的根源，也未实现他们家庭的人权，但至少使儿童、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社区更加强大。

## B. 粮食体系、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工业集约化问题

11. COVID-19 病毒的根本原因仍在调查之中。然而，我们确实知道，污染、生态破坏、毁林和消除保护性生态屏障加剧了病原体(特别是人畜共患病)的传播。<sup>18</sup> 现在大约有 100 万种动物和植物物种濒临灭绝，其中许多物种在几十年内就会灭绝。<sup>19</sup> 粮食体系还排放了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一的温室气体。<sup>20</sup> 造成这种破坏的主要原因是集约型工业化农业(以及出口导向型粮食政策)。<sup>21</sup>

12. 集约型工业化农业依赖于由大规模专业农场主导的高投入、高产出农业体系。自从各国政府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实行绿色革命以来，世界粮食体系日益按照工业模式设计，其理念是如果人们能够购买工业投入——合成化肥、农药和依赖

<sup>14</sup> 全球粮食治理工作组，“来自当地的声音”(见脚注 3)。

<sup>15</sup> 劳工组织，“COVID-19 及其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影响”，劳工组织部门简报(2020 年 4 月 17 日)。

<sup>16</sup> 见 <https://oxfamlibrary.openrepository.com/bitstream/handle/10546/621023/mb-the-hunger-virus-090720-en.pdf>。

<sup>17</sup> 见劳工组织和儿基会，“童工：2020 年全球估计数、趋势和前进道路”(纽约，2021 年)。

<sup>18</sup> 见《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卫组织，《知识状况审查：连接全球优先事项：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日内瓦，2015 年)。

<sup>19</sup> Eduardo Brondizio, Sandra Diaz and Josef Settele, *Global Assessment Report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2019 年)；J. Bélanger and D. Pilling (eds.),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Biodiversity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罗马，2019 年)。

<sup>20</sup> 见 [www.fao.org/news/story/en/item/1379373/icode/](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1379373/icode/)。

<sup>21</sup> 见 Bélanger,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Biodiversity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2019 年)。

碳的机器，他们就能生产大量粮食。生产力不以人类和环境健康衡量，而是完全以商品产量和经济增长衡量。<sup>22</sup> 伴随绿色革命而来的生产力范式创造了扰乱碳、氮和磷循环的粮食体系，因为这种范式要求农民依赖基于化石燃料的机器和化学投入，取代了长期以来的再生和综合耕作实践。工业集约化是一种采掘做法，动摇了所有生态系统的基础，导致全球土壤退化和侵蚀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加快。<sup>23</sup>

13. 科学和传统知识就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危机相互关联的方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见解，但立法者和决策者尚未作出适当回应。快速增长的共识是，我们不能再依赖优先考虑经济增长和标准经济指标的范式。<sup>24</sup> 尽管自 1960 年代中期以来，全球粮食产量增加了 300%，但营养不良是导致预期寿命缩短的主要因素。<sup>25</sup> 即使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从 2007-2008 年粮食危机中得到的教训是，粮食价格对生产者来说太低，对消费者来说又太高，而且容易出现波动。

14. 将粮食理解为体系的一部分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事情是如何出错的。粮食体系分析是为了研究粮食的生产、加工、运输和消费如何与生活的各个方面联系在一起并成为核心。粮食体系分析大多提供了事情运作方式的概况，而且还可提供一种方法，用以追踪世界上大多数粮食体系如何再现不平等和加强经济和政治权力。

15. 直到最近，研究人员才开始阐述人们为了改善自己的个人和社会福祉而改变体系的能力。<sup>26</sup> 这种对能动性的理解抓住了粮食体系的动态性以及食物如何制作、分享和食用的复杂性。能动性也是基于人权方法的核心，因为人权始于人们已经拥有的权力。这包括人们的组织权，以便充分参与建立他们自己的粮食体系。人们不断动员起来，与不公平的粮食体系作斗争，维护自己的人权。反过来，国家有义务尊重、保护和实现每个人的权利。<sup>27</sup> 因此，可以通过若干方式更好地理解如何重塑粮食体系，包括倾听人民主张自己的权利，见证人民权利何时受到侵犯，并指出这些侵权行为如何得到纠正，以及何时未得到纠正。

16. 农业生态学为 COVID-19 粮食危机和长期粮食体系失灵提供了强有力的对策。这是一种确保社区和生态系统繁荣的粮食生产方式。<sup>28</sup> 农业生态学从权力动

<sup>22</sup> Nadia Lambek, “The UN Committee on World Food Security’s Break from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Trap” *Transnational Legal Theory*, vol. 9, Nos. 3-4 (2018), p. 415.

<sup>23</sup> 见 [www.fao.org/about/meetings/soil-erosion-symposium/key-messages/en/](http://www.fao.org/about/meetings/soil-erosion-symposium/key-messages/en/)。

<sup>24</sup> 见 Brondizio, *Global Assessment Report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sup>25</sup> 见 [www.un.org/sg/en/content/sg/statement/2021-07-12/statement-the-secretary-general-the-food-systems-summit](http://www.un.org/sg/en/content/sg/statement/2021-07-12/statement-the-secretary-general-the-food-systems-summit)。

<sup>26</sup> 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小组，“粮食安全和营养：编写全球综述，迈向 2030 年”（罗马，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2020 年）。

<sup>27</sup>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取得足够食物的权利的第 12 号一般性意见(1999 年)。

<sup>28</sup> 见 [www.fao.org/3/cb1000en/cb1000en.pdf](http://www.fao.org/3/cb1000en/cb1000en.pdf)；全球粮食治理工作组，“来自当地的声音”（见脚注 3）；[www.fao.org/3/cb3114en/cb3114en.pdf](http://www.fao.org/3/cb3114en/cb3114en.pdf)。

态问题开始，将问题框定为与获得知识、资源和对粮食体系的控制有关的问题，是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根本原因。农业生态学是一门科学学科，包括以农业环境生态学为重点的实验知识。事实证明，生态农业可迅速导致切实实现食物权，<sup>29</sup> 其主要目标是尽可能模拟生态过程和生物相互作用，<sup>30</sup>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验知识，更常被称为传统知识。新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以每公顷而不是单一作物、以能量输入而不是产出计算生产力，生态农业往往比集约型工业技术更具生产力。<sup>31</sup>

### 三. 粮食体系、法律和公司权力的政治经济学

17. 工业化农业和粮食生产一直是病原体的滋生地。由于工作条件差和损害环境，世界各地的肉类包装厂助长了这一大流行病，将病毒传播到附近社区。<sup>32</sup> 工业化农业把粮食当作商品对待，因此需要更大程度的生物同质化。这是因为遗传多样性的减少使生长、收获或屠宰和运输的速度加快。这是一种单作物制形式，通过简化自然提高生产力，但也创造了助长疾病的生态条件。通过优先考虑效率，工业化农业不断推动对更大面积和大规模单一作物农场的的需求，这些农场污染了土地、空气和水，贬低了动物生命。工业化农业还鼓励雇主将利润置于工人权利之上，把人当作可替代的组件。<sup>33</sup>

18. 工业集约化也是为了让农民依赖农用化学品公司提供的昂贵投入。四家农用化学品公司控制着全球种子市场的 60%和全球农药市场的 75%。<sup>34</sup> 这种市场集中程度意味着少数公司将不公平地控制种子价格。种子价格的任何上涨都会增加耕作成本，使农民更难盈利。更高的投入成本使小农更难获得种子。四大种子公司也生产与转基因种子相关的大部分农用化学品。这些农用化学品减少了生物多样性，降低了农业复原力，使农场更易受到气候变化冲击的影响。<sup>35</sup> 法律是这一过程中的组成部分。目前，正在鼓励小规模农民从事“合同农业”，以此作为进入

<sup>29</sup> 见 [A/HRC/16/49](#)。

<sup>30</sup> 见 Miguel A. Altieri, “Agroecology: the science of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for poor farmers in marginal environments”, *Agriculture, 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 vol. 93, Nos. 1-3 (December 2002)。

<sup>31</sup> 见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小组关于“采用农业生态及其它创新方法，打造有助于加强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可持续农业和粮食系统”的报告(罗马，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2019年)；Rachel Bezner Kerr, and others, “Can agroecology improve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A review”, (*Global Food Security*, vol. 29 (June 2021), 100540。另见 Vincent Ricciardi and others, “Higher yields and more biodiversity on smaller farms”, *Nature Sustainability* (2021)。

<sup>32</sup> 见 Thin Lei Win, “‘Elbow to elbow:’ are working conditions in the global meat industry fostering pandemics?”, 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 12 June 2020。

<sup>33</sup> 见 Robert Knox and Ntina Tzouvala, “International law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and COVID-19: An Ideology critique”, *Austral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9 (2021年，即将出版)。

<sup>34</sup> 见可持续粮食体系国际专家小组，“Too big to feed: exploring the impacts of mega-mergers, consolidation and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 the agri-food sector”(2017年10月)。

<sup>35</sup> 见 Jennifer Clapp and Joseph Purugganan, “Contextualizing corporate control in the agrifood and extractive sectors”, *Globalizations*, vol. 17, No. 7 (2020)。



全球市场和受益于更具包容性供应链的一种方式。然而，这些合同通常有利于整个供应链的中间采购商和最终的公司买受人，给农民和工人留下不一致而且往往是有害的结果，加深了不平等和剥夺。<sup>36</sup>

19. 这种高度集中的公司权力使相对较少的一小部分人能够以服务于股东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公共利益的最终目标这种方式塑造市场和创新。<sup>37</sup> 民间社会严重关切的是，公司也利用其权力在全球治理中获得更大影响力。<sup>38</sup>

20. 然而，根本问题是，个人利用公司确保他们不会被追究侵害人权的责任。如下所述，这正是公司形式的目的所在。国家必须至少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受公司权力的影响，并确保人民能够获得有效的补救，而公司必须至少尊重人民的人权。<sup>39</sup> 这可以限制公司权力，重组公司业务和行为。然而，要确保充分实现人权，应必须审视公司形式本身的合法性。

21. 公司的功能是允许个人——股东——集中他们的资源制造物品或提供服务。人们可以通过伙伴关系、合作社、公共机构或工人控制的实体，以不同方式集体组织起来。即便如此，公司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组织资源：通过限制股东对企业不法行为的责任降低个人投资者的风险。公司法和治理使公司成为拥有过多权利和极少约束性义务的法人。因此，个人能够获得所有的收益，而不需要对营利企业造成的任何社会危害负责。更有甚者，法人团体自己限制其责任的方式是创建子公司。<sup>40</sup>

22. 这既是国内法问题，也是国际法问题。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至 70 年代兴起，国际投资法给跨国公司带来极大好处。在 1974 年世界粮食大会上，一些国家代表表示关切的是，跨国公司作为发展中国家产品的买受人和必要投入的出卖人，拥有过多权力，这很像围绕 2021 年峰会的核心辩论。<sup>41</sup>

23. 投资条约赋予跨国公司的权利强于当地群落保有权和人权，但不包括任何公司义务。公司形式与伴随条约而来的国际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相结合，也使投资人得以逃避在东道国的国内责任。这使公司免于遵守当地劳工法和环境法，

<sup>36</sup> 见 Lorenzo Cotula, Emma Blackmore and Thierry Berger, *Contracts in Commercial Agriculture: Enhancing Rural Producer Agency*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2021)。

<sup>37</sup> 见 Jennifer Clapp, “The problem with growing corporate concentration and power in the global food system”, *Nature Food*, vol. 2 错误!超链接引用无效。(2021)。

<sup>38</sup> 见 [www.fao.org/director-general/speeches/detail/en/c/1333865/](http://www.fao.org/director-general/speeches/detail/en/c/1333865/); <https://pan-international.org/release/global-outrage-at-fao-plans-to-partner-with-pesticide-industry/>。

<sup>39</sup> 见《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

<sup>40</sup> 作为唯一例外，见 *Milieudefensie* 等人诉 *Royal Dutch Shell PLC*。可查阅 <https://uitspraken.rechtspraak.nl/inziendocument?id=ECLI:NL:RBDHA:2021:5339>。

<sup>41</sup> E/CONF.65/20，第 36 页。



导致全球供应链中侵犯人权的情况增加。<sup>42</sup> 根据投资条约，外国公司可援用通常超过国家标准的外国财产保护条约标准对政府提出索赔，而无需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然而，当地人民和政府无权要求外国公司(或任何外国投资者)承担责任，并根据这些条约提出索赔。

24. 正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的改革)进行的辩论，今天的问题是应该如何改革投资制度。同时，还就国际法和国家政府是否应该首先积极保护外国产权进行广泛辩论。<sup>43</sup>

25. 公司在全球供应链中受到进一步保护，因为它们可以通过与供应商的合同限制自己对侵犯人权的责任。<sup>44</sup> 购买货物的公司可以声称，它们对与之没有直接合同、在供应链下游的人的行为不负责任。公司受到保护的原因还在于，当双方签订合同时，直接受到合同伤害的第三方基本上没有可供其采用的补救措施。<sup>45</sup> 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公司不应仅仅因为合同法而避免被追究侵犯某人人权的责任——任何人都不能将其人权义务分包出去。

26. 总之，世界已被粮食体系中的公司支配，这些公司利用财富创造更多财富，而不是利用生命创造更多生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集中权力，这是明确不平等的基本政治经济体系的体现。世界上最富有的 1%人口的碳排放量超过最贫穷的 50%人口的碳排放量。<sup>46</sup>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也从这一大流行病中获利，2020 年亿万富翁的财富增加了 1.9 万亿美元，而全球失业率飙升。<sup>47</sup> 世界粮食体系问题的根源在于，创建市场的法律基石——合同和财产——已经准许投资人利用公司获取经济利益并侵犯人们的人权。

<sup>42</sup> 见 Nicolás M Perrone and David Schneiderm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s wreckage: depoliticization, inequality, precarity",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Critical Legal Theory*, Emiliós Christodoulidis, Ruth Dukes and Marco Goldoni, ed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9), pp.446-472.

<sup>43</sup> 见 Jean Ho and Mavluda Sattorova, eds., *Investors'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ted Kingdom, Hart, 2021).

<sup>44</sup> R Rachel Chambers and Anil Yilmaz Vastardis, "Human rights disclosure and due diligence laws: the role of regulatory oversight in ensuring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1, No. 2 (2021), p. 329;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国家在工商活动中履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的第 24 号一般性意见(2017 年)，第 42 段；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商业部门对儿童权利的影响方面国家义务的第 16 号一般性意见(2013)，第 67 段。

<sup>45</sup> James T. Gathii, "Incorporating the third party beneficiary principle in natural resource contracts", *Georg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43, No. 1 (2014), p. 93.

<sup>46</sup> 见 <https://cdn.sei.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research-report-carbon-inequality-era.pdf>.

<sup>47</sup> 见 [www.forbes.com/sites/chasewithorn/2020/12/16/the-worlds-billionaires-have-gotten-19-trillion-richer-in-2020/?sh=493cc6947386](http://www.forbes.com/sites/chasewithorn/2020/12/16/the-worlds-billionaires-have-gotten-19-trillion-richer-in-2020/?sh=493cc6947386).

## 四. 粮食体系峰会安排和评估

### A. 粮食体系峰会结构和进程

27. 在许多方面，粮食体系峰会进程本身反映了粮食体系中公司权力带来的缺陷。2019年7月，联合国驻罗马的三个机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的领导人在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上首次正式讨论了召开粮食峰会的想法，以应对有关饥饿、不健康饮食及其社会成本的一些主要关切问题。<sup>48</sup>

28. 2019年12月，秘书长任命阿格尼丝-卡利巴塔为他的粮食体系峰会特使，并得到秘书处的支持。她曾是非洲绿色革命联盟主席，该联盟成立于2006年，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合作伙伴。

29. 行动轨道是政策制定的引擎。<sup>49</sup> 每个行动轨道都有自己的主席、支持小组、联合国锚定机构、预算和议程。<sup>50</sup> 每个行动轨道的主席都是以个人身份行事，因为他们最终都要向特使负责。然而，每个主席至少得到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实物支持，因为行动轨道主席的粮食体系峰会工作是全职和自愿的。

30. 粮食体系峰会咨询委员会就峰会总体发展和实施情况向峰会秘书处提供战略指导和反馈。委员会由常务副秘书长担任主席，由大约30名成员组成，包括会员国代表、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以及来自不同部门的专家个人。

31. 粮食体系峰会科学小组由29名成员组成：20名自然科学家和9名经济学家(包括主席)，没有来自其他学科的社会科学家。

32. 倡导者小组是一个网络，旨在动员人们响应秘书长的行动呼吁和峰会的各项活动。该网络由来自各行各业的100多人组成。倡导者由特使任命，或通过倡导者网络领导小组提名，由特使决定。

33. 2020年1月与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会晤是特使最早的一次正式会晤，其间委员会主席强调了委员会的政策和研究工作，并为特使提供了与委员会合作、与驻罗马各机构协力支持峰会筹备进程的机会。<sup>51</sup> 同时，前任特别报告员也发表了一项声明，呼吁与委员会合作举办这次峰会。<sup>52</sup>

<sup>48</sup> 见 [www.un.org/en/food-systems-summit/about](http://www.un.org/en/food-systems-summit/about); <https://news.un.org/en/story/2019/10/1049361>。

<sup>49</sup> 见 [www.un.org/en/food-systems-summit/action-tracks](http://www.un.org/en/food-systems-summit/action-tracks)。

<sup>50</sup> 见 [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blog/2020/09/leading-experts-chosen-to-drive-five-priority-areas-for-un-food-systems-summit/](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blog/2020/09/leading-experts-chosen-to-drive-five-priority-areas-for-un-food-systems-summit/)。

<sup>51</sup> 见 [www.csm4cfs.org/wp-content/uploads/2021/01/Letter\\_Special\\_Envoy\\_Summit.pdf](http://www.csm4cfs.org/wp-content/uploads/2021/01/Letter_Special_Envoy_Summit.pdf); [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20/mar/12/un-under-fire-over-choice-of-corporate-puppet-as-envoy-at-key-food-summit](http://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20/mar/12/un-under-fire-over-choice-of-corporate-puppet-as-envoy-at-key-food-summit)。

<sup>52</sup> <https://hilalerver.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CFS-March-31-comment-from-SR-Food-Elver.pdf>。

34. 尽管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是按照人权原则运作的多边粮食政策机构的最佳范例，但该委员会在粮食体系峰会进程中被边缘化。峰会秘书处最初将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主席降级为倡导者小组。经过多次申诉，2020年11月特使邀请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参加咨询委员会。<sup>53</sup> 遗憾的是，峰会科学小组没有与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别专家小组合作，也没有在其强有力的科学-政策接口的基础上再接再厉。<sup>54</sup> 科学小组主席反而一再呼吁建立一个新的科学政策接口，取代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高级别专家小组，即使这似乎超出了该主席的职权范围，违反了副秘书长在若干次会议期间发出的许多呼吁，即峰会的目的不是呼吁建立新的机构。<sup>55</sup>

35. 同样在2020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宣布COVID-19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sup>56</sup> 2020年3月7日，世卫组织在全球COVID-19确诊病例数超过10万之际发表声明，呼吁采取行动，利用一切机会阻止、遏制、控制、推迟和减少该病毒的影响。<sup>57</sup> 世卫组织的行动呼吁向秘书长和粮食体系峰会秘书处提出了两个问题。

36. 第一个是实质问题：粮食体系峰会是否应该完全聚焦于COVID-19？已决定峰会不会讨论应对这一大流行病对粮食体系的破坏性影响。这意味着人们和政府不得不在疫情和峰会之间分配他们日益减少的资源，或者只选择重点关注其中一个。一开始，峰会的成果被定义为：

- 推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行动和可衡量的进展；
- 提高公众对改革粮食体系如何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认识和讨论水平；
- 制定指导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
- 建立对峰会成果进行跟踪和审查的系统。<sup>58</sup>

37. 第二个是程序问题。秘书长和粮食体系峰会领导层——像世界各地的会议组织者一样——必须决定是否推迟峰会、缩减议程或向前推进。他们决定向前推进。

38. 维持疫情时间表的决定加剧了粮食体系峰会进程中已经存在的不平等。大多数人有意义地参与峰会进程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为他们每天都要面对一场非

<sup>53</sup> [www.csm4cfs.org/wp-content/uploads/2021/01/Special\\_Envoy\\_Letter\\_Chair.pdf](http://www.csm4cfs.org/wp-content/uploads/2021/01/Special_Envoy_Letter_Chair.pdf);  
[www.csm4cfs.org/wp-content/uploads/2021/01/Chair\\_Letter\\_Special\\_Envoy\\_UNFSS.pdf](http://www.csm4cfs.org/wp-content/uploads/2021/01/Chair_Letter_Special_Envoy_UNFSS.pdf).

<sup>54</sup> 见 [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Docs2021/Documents/SPI\\_for\\_Food\\_Systems\\_-\\_No\\_need\\_to\\_reinvent\\_the\\_wheel\\_HLPE\\_Open\\_Letter\\_20\\_May\\_2021.pdf](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Docs2021/Documents/SPI_for_Food_Systems_-_No_need_to_reinvent_the_wheel_HLPE_Open_Letter_20_May_2021.pdf)。

<sup>55</sup> 见 [www.ipes-food.org/\\_img/upload/files/GovBrief.pdf](http://www.ipes-food.org/_img/upload/files/GovBrief.pdf); [https://sc-fss2021.org/wp-content/uploads/2020/11/Terms\\_of\\_Reference\\_web.pdf](https://sc-fss2021.org/wp-content/uploads/2020/11/Terms_of_Reference_web.pdf)。

<sup>56</sup> [www.who.int/news/item/23-01-2020-statement-on-the-meeting-of-the-international-health-regulations-\(2005\)-emergency-committee-regarding-the-outbreak-of-novel-coronavirus-\(2019-ncov\)](http://www.who.int/news/item/23-01-2020-statement-on-the-meeting-of-the-international-health-regulations-(2005)-emergency-committee-regarding-the-outbreak-of-novel-coronavirus-(2019-ncov)).

<sup>57</sup> [www.who.int/news/item/07-03-2020-who-statement-on-cases-of-covid-19-surpassing-100-000](http://www.who.int/news/item/07-03-2020-who-statement-on-cases-of-covid-19-surpassing-100-000).

<sup>58</sup> 来自以下网站的综述：[www.un.org/en/food-systems-summit/about](http://www.un.org/en/food-systems-summit/about)。

同寻常的全球危机。此外，由于所有工作都转到网上进行，所以拥有设备和强大常规互联网链接、懂英文而且有浏览复杂过程所需时间的人更有优势。对其粮食体系最重要并可从峰会获益最多的人面临最大的参与障碍。

39. 到 2020 年 3 月，来自世界各地的大约 550 个民间社会组织、大学和社会运动呼吁重新考虑该峰会。<sup>59</sup> 他们的主要问题是，粮食体系峰会的进程和议程将由企业界主导。他们的关切始于在 2019 年高级别政治论坛上分发的峰会概念说明，其中指出世界经济论坛是峰会的共同组织者。民间社会组织感到关切，因为常务副秘书长刚刚与世界经济论坛签署战略伙伴关系。<sup>60</sup>

40. 民间社会组织呼吁建立一个对受饥饿和气候危机影响最大的人民和国家负责的进程，以及新的民主、透明和变革模式。

41. 这些要求被忽视，粮食体系峰会秘书处继续照常工作。2020 年 6 月，洛克菲勒基金会与 EAT 共同组织了一次初步活动，以提高人们对峰会的认识，并为峰会造势。<sup>61</sup> 世界经济论坛被赋予一个特殊的角色，即在整个峰会过程中作为贯穿各领域的变革杠杆。2020 年 11 月，在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讨论如何定位自己与峰会关系的同一周，<sup>62</sup> 世界经济论坛在峰会之前组织了一次虚拟的会前活动。该活动反映了将成为峰会本身主题和结构的内容。发言者和与会者包括峰会领导层的几乎所有成员(他们将成为统筹小组)，以及国家元首、政府部长、世界农民组织、国家和国际公务员、主要农业食品公司的领导、慈善组织的代表和学者。<sup>63</sup>

42. 2020 年 11 月，粮食体系峰会秘书处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统筹小组，以确保峰会的凝聚力。在此，特别报告员提出关于人权的独立建议。该小组包括来自峰会所有组成部分的领导和领导“变革杠杆”的人。<sup>64</sup> 特别报告员曾建议秘书处也拟定一个“人权与法律”变革杠杆：虽然认真设想过这个想法，而且最初考虑由特

<sup>59</sup> 见 [www.csm4cfs.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EN\\_CS0-Letter-to-UNSG-on-UN-food-systems-summit.pdf](http://www.csm4cfs.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EN_CS0-Letter-to-UNSG-on-UN-food-systems-summit.pdf)。

<sup>60</sup> <https://weforum.ent.box.com/s/rdlgipawkjxi2vdaidw8npbyach2qbt>。

<sup>61</sup> 见 [www.rockefellerfoundation.org/news/rockefeller-foundation-eat-co-host-reimagining-food-systems-driving-action-for-post-covid-world/](http://www.rockefellerfoundation.org/news/rockefeller-foundation-eat-co-host-reimagining-food-systems-driving-action-for-post-covid-world/)；<https://eatforum.org/event/reimagining-food-systems/speakers/>。

<sup>62</sup> 见 [www.csm4cfs.org/wp-content/uploads/2020/11/EN-CSM-Key-points-on-FSS-during-Bureau-Ag-meeting-23-Nov.pdf](http://www.csm4cfs.org/wp-content/uploads/2020/11/EN-CSM-Key-points-on-FSS-during-Bureau-Ag-meeting-23-Nov.pdf)。

<sup>63</sup> 见 [www.weforum.org/events/bold-actions-for-food-as-a-force-for-good-2020/programme?utm\\_source=sfmc&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2736952\\_SaveTheDate-PreeventInSupportOfUnFoodSystemsSummit2021&utm\\_term=a0P0X00000S1C0kUAF&emailType=Event%20Invitation&ske=MDAXNjgwMDAwMDJYOU5IQUeW](http://www.weforum.org/events/bold-actions-for-food-as-a-force-for-good-2020/programme?utm_source=sfmc&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2736952_SaveTheDate-PreeventInSupportOfUnFoodSystemsSummit2021&utm_term=a0P0X00000S1C0kUAF&emailType=Event%20Invitation&ske=MDAXNjgwMDAwMDJYOU5IQUeW)。

<sup>64</sup> 变革杠杆的监管者包括由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非洲区主任 Jemimah Njuki 领导的性别平等小组；由世界银行可持续发展业务组农业和粮食全球实践的全球主任 Martien Van Nieuwkoop 领导的金融小组，他得到了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总干事 Johan Swinnen 以及粮食和土地使用联盟的密切支持；由世界经济论坛执行委员会成员、粮食体系倡议负责人 Sean de Cleene 领导的创新小组。Ousmane Badiane 被介绍为独立顾问，可以带来非洲的观点。

别报告员牵头，但直到 2021 年 6 月，就在峰会前，才围绕这一杠杆组建了一个小组。没有人征求特别报告员的意见，以帮助举行主要人权会议。

43. 各行动轨道 2021 年 1 月开始收集“改变游戏规则解决方案”的提案。各主席与他们的团队共同设计了收集和提交提案的程序(“第一波”)。六周后，各行动轨道主席在秘书处的支持下，制定了提案长清单，并在 4 月底最终确定了短清单(“第二波”)。<sup>65</sup> 科学组为行动轨道提供了评估和报告，尽管在这个过程中，统筹小组大多数成员并不清楚行动轨道和科学组之间的关系。同样令人关切的是，现有科学研究的局限性没有得到承认——最近对 100 000 多篇关于饥饿研究的科学文章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不到 5% 的已发表研究提供了可以为小规模生产者提出解决方案的高质量原始数据。<sup>66</sup>

44. 在峰会前，粮食体系峰会采纳了 2 000 多项建议，并将其合并为若干“解决方案群”。峰会的最终目的是围绕每个解决方案群组建会员国、私营部门行为体、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联盟，鼓励他们在峰会后继续开展工作。

45. 与粮食体系峰会的政策和科学动态并行的是粮食体系对话。<sup>67</sup> 全球峰会对话由峰会特使共同召集，以便在高级别专题和部门会议和进程中引起对粮食体系的政治关注。<sup>68</sup> 独立对话为峰会参与者提供了一种围绕某个想法组织起来的方式。<sup>69</sup> 截至 2021 年 6 月 11 日，77 个会员国召集人举行了对话。<sup>70</sup>

46. 粮食体系对话使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部分民间社会行动起来。对话从一开始就面临安排方面的挑战，包括透明度、获取信息和参与以及将最边缘化群体纳入社会。行动轨道或科学小组从未明确纳入对话成果。此外，这种风格是仿照早先的世界经济论坛-粮食体系对话(4SD)，没有明确优先重视或保护对粮食体系最重要、其人权经常受到侵犯的人。<sup>71</sup>

## B. 多利益攸关方治理

47. 粮食体系峰会优先重视“公司友好型”观点的一个关键方式是通过其多利益攸关方进程。一般而言，多利益攸关方进程旨在纳入在特定问题上有利害关系的每个人的代表，但没有确定谁是“利益攸关方”的明确的程序。

<sup>65</sup> 见 [www.un.org/en/food-systems-summit/action-tracks](http://www.un.org/en/food-systems-summit/action-tracks)。

<sup>66</sup> 见“Ending hunger: science must stop neglecting smallholder farmers”，*Nature*, vol. 586, No. 7829 (12 October 2020)。

<sup>67</sup> 见 <https://4sd.info/>。

<sup>68</sup> 见 <https://summitdialogues.org/overview/global-food-systems-summit-dialogues/>。

<sup>69</sup> 见 <https://summitdialogues.org/overview/independent-food-systems-summit-dialogues/>。

<sup>70</sup> 有关信息可查阅 <https://summitdialogues.org/overview/member-state-food-systems-summit-dialogues/>。

<sup>71</sup> 见 [www3.weforum.org/docs/IP/2016/NVA/WEF\\_FSA\\_2017\\_4pager.pdf](http://www3.weforum.org/docs/IP/2016/NVA/WEF_FSA_2017_4pager.pdf); <https://foodsystemsdialogues.org/www.weforum.org/projects/strengthening-global-food-systems>; <https://summitdialogues.org/engage/>。



48. 在粮食体系和峰会安排方式的框架内，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利益攸关方。这忽视了当前权力不对称现象，创建了一个大力边缘化和排斥大多数人的特权体系。多利益攸关方治理也使国家的作用不明确，没有涉及其作为主要义务承担人的作用。这导致拥有最多权力和财富的人可以投入必要的资源影响这一进程。多利益攸关方治理也助长了全球粮食治理的分散性，在问责制、一致性和效率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sup>72</sup> 除此之外，还有这一大流行病造成的所有参与障碍。

49. 在粮食体系峰会多利益攸关方进程中，一些会员国发现，在峰会召开前的各种参与方法中，对它们的参与协调不力。一些会员国经常向特别报告员报告称，除了负责召集会员国对话外，峰会进程没有确立各国政府的明确和有效作用。

50. 开启多边进程的前提是，各国政府是国际规范和行动的权威来源。这一前提赋予所有国家至少形式上平等的政治权力。例如，它确保一个小国比一个富有的公司或慈善组织拥有更多的政治和程序权力。多边主义在与人权相结合时变成更加合法的进程，权利持有人通过享有权利参与其中。这意味着，任何多边进程都必须确保权利持有人参与致力于参与、问责、不歧视、透明、人的尊严、增强权能和法治的进程。<sup>73</sup>

51. 在整个粮食体系峰会进程中，特别报告员和一些统筹小组成员、行动轨道参与者、成员国和民间社会组织经常向秘书长和峰会秘书处表示关切，认为整个峰会进程复杂而不透明。虽然作出了一些努力来回应这些关切，但给人的印象是，这些努力不是实质性的，而且为时过晚，无法重新确定进程的方向。峰会是开放的，但参与其中就像在一个周围不断变换的迷宫中行走。

52. 特别报告员还了解到一些实质性的关切，即峰会不可能解决一些关键问题，例如：长期武装冲突和占领；粮食依赖和对国家的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土地集中；小规模粮食生产者流离失所；自然资源掠夺。

### C. 人权边缘化

53. 在峰会筹备之初，人权并不是该进程的一部分。2020年10月，通过民间社会和土著人民促进与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关系的机制，民间社会组织组织了一个行动呼吁，“挑战”粮食体系峰会进程。他们的一些主要关切是，人权和限制公司权力仍未列入峰会议程。<sup>74</sup>

54. 来自粮食体系峰会进程内部和外部的压力持续了一年，而且特别报告员通知峰会领导层，人权基本上仍未列入峰会进程。此后，峰会领导层终于在第一波开始后于2021年1月将人权列入峰会工作议程。<sup>75</sup> 粮农组织食物权小组和联合国

<sup>72</sup> 见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小组，“依托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在《2030年议程》框架内为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筹措资金并推动进展”报告(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罗马，2018年)。

<sup>73</sup> 这些通常被称为 PANTHER 原则。见 [www.fao.org/right-to-food/areas-of-work/en/](http://www.fao.org/right-to-food/areas-of-work/en/)。

<sup>74</sup> 见 [www.csm4cfs.org/open-call-civil-society-indigenous-peoples-engagement-respond-un-food-systems-summit/](http://www.csm4cfs.org/open-call-civil-society-indigenous-peoples-engagement-respond-un-food-systems-summit/)。

<sup>75</sup> 见 [www.oaklandinstitute.org/mandate-special-rapporteur-right-food](http://www.oaklandinstitute.org/mandate-special-rapporteur-right-food)。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分别于 2021 年 3 月和 2021 年 4 月被邀请参加峰会，它们都是在峰会前几个月才被邀请以有限的身份参加。<sup>76</sup>

55. 人权是普遍、不可分割和相互关联的，提供了将粮食理解为体系一部分的方式。最重要的是，人权创建了以法律规定的义务为基础、注重行动的体系。尽管秘书长呼吁峰会成为“人民的峰会”，<sup>77</sup> 特别报告员也经常向粮食体系峰会领导层提出建议，但峰会仍将人权作为一个政策领域。此外，人权在峰会框架内的意义和适用性仍不明确，好比 2020 年 11 月开始竞赛，而人权在七个月后才被允许从起跑线上起飞。

56. 作为一种整体办法，人权被边缘化导致一系列问题和包括土著人民在内的群体被边缘化。在第一波中，农发基金土著人民论坛第五次全球会议与会者于 2021 年 2 月中旬综合介绍了他们关于“土著粮食体系的价值，疫情之下的复原力”的审议情况。这包括向粮食体系峰会提出的关于峰会如何能够最好地为土著人民服务的七项建议。<sup>78</sup> 尽管有这些呼吁，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土著/传统知识拥有者是科学小组成员，而且似乎这些知识仍然处于边缘地位。<sup>79</sup>

57. 2021 年 3 月 31 日，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成员、科学小组、粮农组织全球联络中心和“土著人民科学界成员”举行会议。<sup>80</sup> 这是科学小组与土著人民知识界之间的一次交流。联合国常设论坛和粮农组织计划在峰会前的关联会议上介绍土著人民粮食体系白皮书/Whipala 文件<sup>81</sup> (但不在主要方案中)。其他土著人民通过民间社会和土著人民机制决定谴责峰会，原因是其生产力模式、人权边缘化和范围有限。

58. 正如特别报告员告知粮食体系峰会秘书处，生态农业是高效率、高成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实现食物权的最佳方法。生态农业得到了科学家、民间社会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广泛认可，并继续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sup>82</sup> 粮农组织成立了生态农业小

<sup>76</sup> 粮农组织食物权小组应邀向行动轨道 1(所有人都能获得安全营养的食物)提交了一份提案，人权高专办与世卫组织在行动轨道 2(可持续健康饮食)中建立了伙伴关系。

<sup>77</sup> 见脚注 25。

<sup>78</sup> 见 [www.ifad.org/documents/38714174/42105832/synthesis\\_ipf2021\\_e.pdf/ea1c2bcf-beb0-f4a2-7414-294b3934df53](http://www.ifad.org/documents/38714174/42105832/synthesis_ipf2021_e.pdf/ea1c2bcf-beb0-f4a2-7414-294b3934df53)。另见 [www.fao.org/north-america/news/detail/en/c/1366178/](http://www.fao.org/north-america/news/detail/en/c/1366178/)。

<sup>79</sup> 科学小组确实委托撰写了一篇论文([https://sc-fss2021.org/wp-content/uploads/2021/04/FSS\\_Brief\\_Marginal\\_areas\\_indigenous\\_people.pdf](https://sc-fss2021.org/wp-content/uploads/2021/04/FSS_Brief_Marginal_areas_indigenous_people.pdf))。在“科学日”期间，粮农组织土著人民股组织了两次平行会议，其中一次平行会议专门讨论土著和传统知识。

<sup>80</sup> 见 <https://sc-fss2021.org/2021/03/31/paper-on-indigenous-peoples-food-systems/>。

<sup>81</sup> 土著人民粮食体系白皮书/Whipala 文件(罗马，粮农组织，2021 年)。可查阅 [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fr/c/CB4932EN/](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fr/c/CB4932EN/)。

<sup>82</sup> 见 [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est/Investment/Agriculture\\_at\\_a\\_Crossroads\\_Global\\_Report\\_I\\_AASTD.pdf](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est/Investment/Agriculture_at_a_Crossroads_Global_Report_I_AASTD.pdf); [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sites/4/2021/02/08\\_Chapter-5\\_3.pdf](http://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sites/4/2021/02/08_Chapter-5_3.pdf); 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小组，“生态农业和其他创新方法”(见脚注 31);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关于采用农业生态及其它创新方法、打造有助于加强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可持续农业和粮食系统的政策建议”(2021 年 6 月 4 日)。

组，并发起扩大生态农业倡议：转变粮食体系和农业系统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以此作为协同行动和伙伴关系框架，并定期举行关于该主题的国际专题讨论会和区域讨论会。然而，峰会秘书处、行动轨道或科学小组从一开始就没有讨论生态农业。经过一年多的宣传运动，生态农业终于通过行动轨道 3 被列入峰会议程。

59. 总而言之，对科学和政策的理解推动了粮食体系峰会，反映出一种特定的价值层级。这一进程始于对公司友好的政策制定者、自然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后来，会员国被带入这一进程，在最初对公司友好的集团确定的一套参数范围内工作。人权很晚才被纳入其中。迄今为止，根据峰会秘书处最近向咨询委员会所作的介绍，土著人民的关切仍然是一个“新出现的话题”。治理是在峰会前筹备工作敲定提案短清单之后才被笼统地纳入。

#### D. 全球治理和逆向变革理论

60. 从人权角度看，峰会是逆向设计，优先考虑对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的狭隘理解，而不是其他学科和知识形式。这一愿景和到 2050 年养活 100 亿人的表述继续证明了生产力范式的合理性，由于对地球承受限度的关切和致力于可持续集约农业，现今仅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构建了这一范式。然而，它反映了与绿色革命相同的假设，即利用新技术提高产量是解决饥饿、营养不良和饥荒的关键所在。

61. 伴随峰会价值层级而来的变化理论是，少数学术和政策专家首先塑造这一进程，并判断哪些想法最好。然后，峰会将向会员国提出选择菜单，并鼓励利益攸关方围绕这些想法建立联盟和关系。如此一来，人权就不是一系列义务，而是在其他菜单项中的一个选项。

62. 食物权已经提供了若干种将科学与政策联系起来的方法。这项权利要求利害关系最大的人领导这一进程。在此方面，土著人民、小农、农民、渔民、牧民、工人和妇女以及工会已经提出了许多明确的要求。<sup>83</sup> 他们已经概述了如何以实现每个人人权的方式转变粮食体系。他们要求的核心不仅是食物权，还有人权文书，包括《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和《联合国农民和农村地区其他劳动者权利宣言》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相关条约。

63.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突出表明，现今我们的粮食体系问题不是生产更多粮食(可供性)问题，而是一个可获性和应享权利的问题。正如许多人数十年来所知，<sup>84</sup> 饥饿、营养不良和饥荒并非由粮食不足造成。问题是人们需要更好地获得充足粮食，而政治失败和治理缺陷是这些限制的原因所在。即使在疫情高峰期，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最大威胁也不是因为没有粮食，而是因为人们在失去生计或家园后无法获得足够的粮食。<sup>85</sup>

<sup>83</sup> 例如见全球粮食治理工作组，“来自当地的声音”（见脚注 3）。

<sup>84</sup> 见 Amartya Sen,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United King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sup>85</sup> 见 [www.worldbank.org/en/topic/agriculture/brief/food-security-and-covid-19](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agriculture/brief/food-security-and-covid-19)。

64. 迄今为止，仍不清楚各国是否会通过多边进程走到一起，解决当前疫情期间的粮食危机。

65. 粮食体系峰会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民和政府在疫情期间已经出于需要转变了粮食体系。<sup>86</sup> 这场疫情是对世界上所有粮食体系的毁灭性打击，峰会本应直接专注于捕捉实时发生的情况。饥饿、营养不良和饥荒不可能由一系列提议消除，这些提议通过不透明的进程产生，随后被围绕这些想法形成的联盟所采纳。人们为解决当前粮食危机而发展的关系以及从这些关系中产生的想法将会建立一个更好的未来。

## 五. 贸易和地域市场

### A. 贸易政策是全球治理

66. 疫情期间，各国政府走到一起，多边同意保持其边境对货物流动开放，这一事实是政治上的成功，但并未因此避免供应链严重中断，以及粮食体系不同部分工人的工作条件恶化。这种大流行病突出表明，此种政治议程与世界粮食体系中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以及侵犯人权行为脱节。<sup>87</sup>

67. 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终于承认自其成立以来人权运动一直主张的观点：粮食安全和环境是贸易问题。<sup>88</sup> 25 年来，数以百万计的人上街头，他们明确表明观点现已成为世贸组织新的政策现实。然而，仍然没有连贯一致的国际粮食政策指导世贸组织的运作，正如贸易政策没有通过粮食体系峰会进程得到实质性讨论。

68. 世贸组织农业协定是国际粮食政策的关键要素，也是创建世贸组织的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在 1986 年乌拉圭回合之前，全球的理解是，发达国家最终将减少其补贴，并允许粮食和农产品从前殖民地进入。作为回报，发展中国家开放其农业市场，并同意《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该协定为期望向全球南方扩张的全球北方公司扩展了有效知识产权。<sup>89</sup> 这种协议从未达成。<sup>90</sup> 在实践中，《农业协定》主要支持工业化农业部门获得大量补贴、进口率很高的国家。正如上文强调，这些因素对实现所有人的食物权构成严重挑战，并将其他更符合人权义务的农业办法搁置一旁。

<sup>86</sup> 见 [www.csm4cfs.org/call-action-mobilization-challenge-un-food-systems-summit-re-claim-peoples-sovereignty-food-systems/](http://www.csm4cfs.org/call-action-mobilization-challenge-un-food-systems-summit-re-claim-peoples-sovereignty-food-systems/)。

<sup>87</sup> 见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95453.pdf](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95453.pdf), chap. 3。

<sup>88</sup> 见 [www.wto.org/english/res\\_e/reser\\_e/tradedialonfood\\_e.htm](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reser_e/tradedialonfood_e.htm); <https://summitdialogues.org/dialogue/7013/>。

<sup>89</sup> 见 John Schmidt, “How we created the WTO: a memoir”, The Wilson Quarterly (Summer 2015)。可查阅 [wilsonquarterly.com/stories/a-world-of-hopes-and-a-world-of-fears-how-we-created-the-wto/](http://wilsonquarterly.com/stories/a-world-of-hopes-and-a-world-of-fears-how-we-created-the-wto/)。

<sup>90</sup> 见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presspb2021d1\\_en.pdf](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presspb2021d1_en.pdf); [www.lrb.co.uk/blog/2021/may/broken-bargains](http://www.lrb.co.uk/blog/2021/may/broken-bargains)。

69. 今天，会员国在哪些公共政策被视为市场扭曲、哪些是公平和稳定市场的前提条件方面意见严重相左。这是因为对于市场构成不再有多边协议。只有就何为公平和稳定的市场达成政治共识时，贸易法才能创建透明和可预测的市场。这就是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一份报告中呼吁终止《农产品协议》的原因所在。他还提供了如何通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制定国际粮食协定的机构图，这可以为基于贸易原则与人权交融的市场奠定基础。<sup>91</sup>

## B. 食物权贸易议程

70. 自 1982 年以来，农业贸易谈判一直聚焦三个“支柱”：

(a) 改善市场准入，为此禁止数量限制、将国内政策转化为关税并逐步降低所有农业关税；

(b) 逐步将出口补贴降至零；

(c) 限制可允许的国内支持的范围。<sup>92</sup>

71. 随着世贸组织的出现，第一支柱下的“关税化”已经完成。在 2015 年于内罗毕举行的第十届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上，成员国承接了第二支柱，并首次同意取消出口补贴。第三支柱仍未得到解决。美国和欧盟等国从未承诺限制其国内支持，而是利用国际机构支持其国内粮食和农业部门。

72. 贸易议程应不再是限制国内支持。新的全球贸易议程应是确保所有成员国和人民，特别是被边缘化的国家和人民，能够依靠国际直觉支持其国家粮食政策，创建公平和稳定的市场，确保充分实现食物权。无论从法律义务还是从当今政治现实来看，当成员国最终就何谓公平和稳定的粮食市场达成政治共识时，必须将其纳入与食物权和一般人权义务有关的规范结构中。<sup>93</sup>

## C. 生态农业和地域市场

73. 疫情期间，人们更加依赖当地粮食体系。地方政府、社会运动、倡导团体、专家和一些国家政府最受欢迎的要求之一是呼吁促进地方粮食生产、缩短供应链

<sup>91</sup> 见 A/75/219。

<sup>92</sup> 见《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新闻稿，GATT/1328，1982 年 11 月 29 日。

<sup>93</sup> 其中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连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12 号一般性意见，以及《支持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自愿准则》；国际劳工组织《1921 年农业工人的集会结社权公约》(第 11 号)、《1973 年最低年龄公约》(第 138 号)、《1969 年农业劳动监察公约》(第 129 号)、《2001 年农业中的安全与卫生公约》(第 184 号)、《1952 年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第 102 号)、《1967 年残疾、老年和遗属津贴公约》(第 128 号)、《1999 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和《2012 年社会保护底线建议书》(第 202 号)；《儿童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罗马，2012 年)。

和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这还包括促进地方部门之间的部门合作、城市和国家以下各级政府和/或国家政府之间的纵向合作以及与其他地方政府的横向协调。<sup>94</sup>

74. 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市场是由小规模粮食生产者(或小农)供应。正如人们普遍认识到,小农在确保当今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小农生产的粮食约占世界总量的 70%,但他们却面临饥饿、营养不良和严重侵犯食物权的问题。部分问题是,小农发现相对较难进入地方、国家和区域市场并从中受益,因为存在资金、基础设施和适当技术方面的障碍。<sup>95</sup>

75. 2016 年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关于小农与市场相联系的政策建议是开创性的第一步,以注重人而非经济增长的方式,更好地理解和发展市场在粮食体系中的作用。通过民间社会和土著人民机制,民间社会和土著人民进一步完善了政策建议中的一些概念,并提出了“地域市场”的概念,以加深对地方、国家和区域市场的理解。<sup>96</sup>

76. 从地域市场的角度思考世界,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大多数人实际上是如何购买、销售和分享他们的食物。“地域”市场这一术语使人们能够克服仅从全球与地方角度思考的局限性。地域市场可以是地方、国家或跨境市场,也可以是农村、城郊或城市市场。

77. 以下几点概述了地域市场的特点:<sup>97</sup>

(a) **有界线。**地域市场与特定的地方、国家和/或区域粮食体系直接挂钩。相关食品在特定的地域内生产、加工、销售或分销和消费。生产者和终端用户之间的间距缩小;分销链大大缩短甚至是直接分销。这可与受制于全球市场的粮食体系、来自不透明全球价值链的食品或来自不同地方的加工食品形成对比;

(b) **多样性。**它们具有包容性和多样性,向市场提供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和当地食品,反映了地域粮食体系(一个或多个)的多样性;

(c) **整体性。**它们在其特定地域内发挥多重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功能——首先是但不限于食物供应;

(d) **有偿性。**它们对小农而言最有利可图,因为与主流价值链相比,它们为小农提供了更多对准入条件和价格的控制权,以及更多的谈判自主权;

(e) **循环。**它们有助于构建地域经济,因为它们能够在地域内保留和重新分配更多所创造的财富;

<sup>94</sup> 见 [www.fao.org/3/cb1020en/CB1020EN.pdf](http://www.fao.org/3/cb1020en/CB1020EN.pdf); <https://urgenci.net/wp-content/uploads/2021/01/Urgenci-rapport-Enacting-ResilienceFINAL-FINAL.pdf>。

<sup>95</sup> 见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小农与市场相联系,政策建议”。可查阅 <http://www.fao.org/3/bq853e/bq853e.pdf>。

<sup>96</sup> 见 Sylvia Kay and others, “Connecting smallholders to markets: an analytical guide” (Civil Society and Indigenous Peoples’ Mechanism, 2016)。

<sup>97</sup> 同上。



(f) **法律**。它们可能是非正式、正式或介于两者之间。非正式意味着未被征税或许可，并不意味着非法。更正式不一定意味着市场运行得更好。所有市场都不同程度地通过税收或公共投资与相关公共机构和国家有一些联系；

(g) **嵌入**。它们包括嵌入式治理系统，这意味着它们按照生产者、消费者和相关地域的不同当局之间谈判达成的一套共同规则运作(有些人也称之为“嵌套市场”);

(h) **团结一致**。除了充当买家和卖家配对的空间外，它们还是建立和表达政治、社会和文化关系的地方，也是所有相关人员根据不同程度的相互依赖和团结进行互动的地方。生产者、加工者、交易商和消费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更多是横向关系。这意味着市场由长期的信任关系构成。

78. 既然已经确定生态农业为社区和政府提供了实现每个人食物权的最佳方式，<sup>98</sup> 人们现在提出了一个更具纲领性的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来过渡到生态农业？<sup>99</sup> 特别报告员与越来越多的人和专家共同认为，地域性市场最适合帮助社区和会员国向生态农业过渡，实现每个人的食物权。

79. 了解粮食体系和地域如何通过流动形成可能会有所帮助，特别是如果地域市场的一个要素是流通财富。所有粮食体系都会产生流动，而人类和动物的流动一直是“自然、常见而且基本无害”。<sup>100</sup> 人们常常围绕季节、潮汐变化和特定物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流动，建立他们的文化和粮食体系。牧民、渔民和一些土著人民的家园意识受到他们所依赖的动物的流动的限制。随着气候变化，人类、非人类动物和整个生物群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迁移。<sup>101</sup> 这意味着地域的规模、性质和大小正在迅速变化。这也意味着移民工人是这场疫情中最容易生病和死亡的群体之一。如实描述地域市场会有帮助。<sup>102</sup> 更好地了解如何实时重建新地域也将更有成效。

80. 国际粮食协定将是更慎重地支持和构建地域市场的机会。<sup>103</sup> 谈判达成这些协定将迫使各国和人民考虑并促进现有地域市场不断变化的规模、性质和界线。然而，必须澄清国际粮食协定的范围和性质。它们可以利用一些现有的例子，重

<sup>98</sup> 见 A/HRC/16/49。

<sup>99</sup> 见 [https://afsafrica.org/wp-content/uploads/2021/05/afsa\\_2020-virtual-conference-report-final\\_compressed.pdf](https://afsafrica.org/wp-content/uploads/2021/05/afsa_2020-virtual-conference-report-final_compressed.pdf); Allison Loconto, Alejandra Jimenez and Emilie Vandecandelaere, *Constructing Markets for Agroecology: An Analysis of Diverse Options for Marketing Products from Agroecology* (粮农组织和国家农业研究所, 2018年)。另见 William Vorley (2013), “Meeting small-scale farmers in their markets: understanding and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 of informal agrifood trade” (London/The Hague/La Paz, HIVO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Mainumby Ñakurutú, 2013)。

<sup>100</sup> Emma Marris, “Migration is normal, accept it” *Nature*, vol. 582, pp. 24 and 25 (2020)。

<sup>101</sup> 见 Sonia Shah, *The Next Great Migration: The Beauty and Terror of Life on the Move* (New York,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0)。

<sup>102</sup> 见 [www.fao.org/in-action/territorios-inteligentes/articulos/colaboraciones/detalle/en/c/1174992/](http://www.fao.org/in-action/territorios-inteligentes/articulos/colaboraciones/detalle/en/c/1174992/)。

<sup>103</sup> 见 A/75/219。



点关注关键物种<sup>104</sup> 主要粮食品种。<sup>105</sup> 它们也可以由世界各地的社区联盟组成。另外，还可以围绕采购计划形成地域。最重要的是，由于所有生态系统都相互关联，最终的挑战是建立管理国际粮食协议的体制程序，以便世界上所有地域都可加强生物多样性，实现每个人的食物权。

81. 首先需要就达成这些协定的进程谈判。多边进程必须多层面，并促进人民的人权。这种进程的实例很少。然而，城市、地方政府以及民间社会和土著人民机制可以成为拟定此类进程的关键合作伙伴。

82. 根据工会和粮食生产者合作社的经验(以及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北极理事会和国际劳工组织的体制设计)，在粮食体系中工作的人应该有议价能力，反映出他们对粮食体系至关重要的事实。所有必要工作人员和被边缘化的人的议价能力应反映他们在粮食体系中作为权利持有人和政治组成部分的地位。在这方面，同时关注食物权和结社权是关键所在。反过来，政府有责任确保食品生产者的价格合算，同时确保食品消费者的价格公平。

83. 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些人权进程和原则转化为贸易谈判计划。

## 六. 结论和建议

84. 虽然现在对粮食体系峰会进行全面评估还为时过早，但特别报告员承认，峰会将有助于提升关于粮食体系改革的公开讨论。与以往联合国粮食峰会和会议不同，此次峰会领导层无法为大量社区和民间社会组织提供自主和有意义的人权空间。因此，峰会在粮食体系中所要针对的民众的人权问题和愿望被搁置和排斥。此外，峰会没有对世界粮食体系的结构性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因此，可将峰会理解为审查粮食生产政策的尝试，而不是解决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的根本原因，以及彻底改革重利轻人的粮食体系。

85. 此外，粮食体系峰会进程在大流行病中急速前行(不讨论大流行病问题)。峰会筹备工作的在线形式限制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民间社会组织和社区有意义地参与大量公开和非公开会议并表达自己意见的能力。许多人抱怨说，峰会的讨论使最有实力和最强大的行为体，特别是企业界享有特权。这些抱怨包括对受粮食不安全影响的国家以及小规模粮食生产者和工人被边缘化的关切，他们仍然提供世界上消费的大部分粮食。

86. 粮食体系峰会没有认识到(更不用说借鉴)基层运动与会员国和国际组织长期谈判的大量提案、知识、创新和规范性框架。至少在过去 10 年中，人权一直是如何发展新的国际粮食知识以及如何谈判国际粮食政策的核心。峰会最近才试图将基于人权的观点融入其各个进程和成果，但没有成功。

<sup>104</sup> Northern Tribes Buffalo Treaty (2014). 见 Sheryl R. Lightfoot and David MacDonald, “Treaty relations between Indigenous Peoples: advancing global understandings of self-determination”, *New Diversities*, vol. 19, No. 2 (2017)。

<sup>105</sup> 《1967 年国际谷物协定》。

87. 峰会召开时，“发挥作用”被介绍为支持迈向 2030 年粮食体系全球综述的支柱之一。这一概念包括承认人们有能力参与形成粮食体系政策和治理的进程。<sup>106</sup>然而，粮食体系峰会进程阻碍许多行动体参与和提供投入。为峰会进程提供信息的变革理论是精英理论，导致实质上致力于人权的民间社会组织信心不足，参与平平。在实践中，峰会多利益攸关方办法将许多粮食运动排除在外，并使最脆弱群体边缘化。峰会多利益攸关方设计的一部分是让利益攸关方围绕在一个特定的想法菜单周围，但没有提供协助各国相互协作与合作的机会。与源自主权平等的联合国多边做法相比，一些国家感觉情况更糟，这突出表明峰会与国际法脱节。此外，峰会程序一直不透明，特别是对从峰会各种渠道提取的投入进行分类、重组和优先排序的程序，这使许多人不明确整个峰会如何运作。

88. 鉴于上述情况，特别报告员警告不要根据峰会成果建立新的治理形式或新的机构。

89. 特别报告员强烈建议优先考虑现有多边论坛，如粮农组织各个委员会和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以审查峰会成果。只有通过多边主义，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才能阐明其需求；只有通过人权，政府才能为人民服务。

90.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包括自主的民间社会和土著人民机制，这是使粮食体系成员之间能够团结一致的人权空间。必须将该机制纳入任何粮食体系峰会成果对话和评估。

91. 最终的问题是，峰会的建议是否将实现人民食物权和一般人权。特别报告员建议，应通过人权框架评估粮食体系峰会成果，为此提出以下问题。

(a) 这些成果是否有助于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解决今天因 COVID-19 而加剧的饥饿、营养不良、饥荒和不平等问题？

(b) 峰会是否指导会员国为实现食物权确定和分配最大限度的可用资源并避免在实现人权方面倒退？

(c) 这些成果是否确定了危机根源并对公司和其他相关行为体追责？

(d) 这些建议是否依赖于对“发挥作用”的理解，即把粮食体系的控制权交给作为权利持有人的人民？这些建议是否使国家和国际治理机制对人民更负责任并对结构性不平等作出反应？

92. 特别报告员借鉴上一份报告中所述这一大流行病的经验教训，<sup>107</sup>以及响应他的作出贡献呼吁而进行的对话和提供的投入，请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根据以下建议应对当前与粮食系统有关的人权挑战，以实现有意义的转变，并指导首届会议后的行动。

<sup>106</sup> 见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小组，“粮食安全和营养：编写全球综述，迈向 2030 年”（见脚注 26）。

<sup>107</sup> A/HRC/46/33，第 28 段。

93. 更具体而言，各国应当：

(a) 与各级政府协调，确保所有儿童在整个历年内都能在学校免费用餐。事实证明，这是实现儿童食物权的最有效方式，加强了家庭和社区；

(b) 通过将地方、国家和区域生产者与学校厨房联系起来的公共采购计划，供应这些普遍学校供餐方案。这些方案可以改变粮食体系，以实现人民食物权的方式支持地域市场；<sup>108</sup>

(c) 在地方、国家和区域各级投资加强地域市场基础设施；

(d) 严格审查不合理地将正规零售食品店凌驾于连接小生产者和低收入消费者(包括定期农村市场和街头小贩)的较不正规市场之上的政策；

(e) 加强国际多边论坛，如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及其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小组，强调土著和(或)地方知识和人权专门知识；

(f) 颁布和执行法律，限制粮食体系中日益增大的公司集结和权力，并追究公司对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

(g) 通过国家政策和法律框架颁布《联合国农民权利宣言》和《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h) 批准和颁布国际劳工条约，执行国家劳工法，并将劳动保护扩展到农业工人。国际劳工组织 1921 年《农业结社权利公约》(第 11 号)和最近批准的 1999 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比以往更加重要；<sup>109</sup>

(i) 进行多边协调，制订国际粮食协议，作为向生态农业提供支持的有约束力的机制。

94. 企业应当：

(a) 在其整个供应链中预防、处理和有效补救损害人权行为，通过尽责调查将信息公开；

(b) 未经土著人民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不得在某地域内开展活动；

(c) 对其子公司损害人权行为追责。

95. 国际组织应在其所有粮食体系工作中优先重视人权和生态农业。

<sup>108</sup> 见 [www.srfood.org/images/stories/pdf/otherdocuments/20140514\\_procurement\\_en.pdf](http://www.srfood.org/images/stories/pdf/otherdocuments/20140514_procurement_en.pdf)。

<sup>109</sup> 这也包括继续批准和执行其他公约，如国际劳工组织第 138、129、184、102 号公约和第 202 号建议。